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二回 問讜論獨懷一心 哭墓門暗祝三事

且說伏准被王氏一把抓在眼上，哎喲一聲，跌倒在地，把王氏嚇得一閃。伏准連忙扒起，擦著眼睛說：「你太冒失，望人上硬走！」王氏說：「黑燈影裡，我那陣知道有人在此？」孫氏說：「大相公幾時來的？也沒聽見個腳步響。」伏准說：「我方才進來，聽得房中有人說話，我先瞧瞧是誰，還不曾掀起簾子來呢，不防你就抓了我一把。」伏氏聽見是他，連忙喚道：「准兒，你妹妹回家來了，快些進來，你兄妹相見。」伏生故意說道：「原來是我親妹妹回家來了？我只當那裡來的貴客呢！」說著走進房中，說：「賢妹請轉上，愚兄有禮了。」遂深深的作了一個揖去。小姐睜睛一看，見他面白唇紅，生的到也不醜，就只是那派浮滑浪蕩的情形，顯然外露，方才簾外偷瞧，小姐也料了八九，白付道：「此人光景，必非端上。」只得回禮，問道：「表兄，今日初會，方才說親妹二字是何意思？小妹不懂，請教明白。」伏生說：「自那年丟了雙印兄弟，妹妹又在京中，太太膝下承歡無人，日夜悲啼，就把愚兄過來承嗣。我自八九歲上多蒙姑父大人錯愛，留此讀書，後來先慈見背，舍下更無一人，愚兄傾心吐膽，情願依姑父母膝下，以報疼愛之恩。去年僥倖入泮，倘得寸進，方遂平生之願。愚兄既承嗣高門，咱兄妹豈非親手足乎？」小姐說：「原來如此。不知兄長貴姓幾位？」伏生說：「上無兄，下無弟，就是愚兄一個。」小姐向伏夫人笑道：「母親休怪孩兒多口，你老人家怕香煙有缺，卻把伏舅母一個孤兒繼了過來，只圖咱高姓的祖宗不斷祭祀，難道伏家的祖宗有後代的反到該（絕）香煙不成？就是一姓一家，無子繼姪，還有個繼次不繼長的道理。那有親戚家用起霸道來了？豈有此理，真正可笑！」幾句話說的姑姪二人面面相覷，無言可對。青梅恐小姐還往下講，遂緩緩說道：「夜已深了，請夫人、小姐安息了罷。」小姐點頭，向伏夫人說：「母親請安置，孩兒告退。」

佳人說畢回身轉，領著青梅望後行。梁氏忙把簾掀起，僕婦遂即提燈籠。輕下瑤階穿曲徑，送至香閣蘭室中。上房中，姑姪主僕三個，彼此發呆似啞聾。蜂丫頭東瞧西看朝前走，湊至伏准的眼前叫相公：「我瞧著這位姑娘有點辣，心眼兒明白字眼清。敢說敢作全不怕，性情不是省油燈。那回兒說的那套話，好叫人毛骨悚然膽戰驚。太太一句也答不上，默默無言總不哼。我指望幫句話兒遮過去，他就要叫他那丫頭著嘴巴楞。」伏准忙問：「什麼話？」蜂兒說：「這般如此你聽聽。他要審出任婆子，大夥兒饑荒打不清。」伏准回言說：「無礙，明日起個大五更。我命勞動墳地走，叫老任速速躲避潛蹤。且把目下搪過去，慢慢再想好牢籠。往後來，不但不用擔驚怕，我保管大家歡度春風。」狂生且自說夢話，只聽門外有人行。

梁氏與兩個僕婦送小姐回來，關了後門，問道：「大相公還坐著麼？」就吹了燈籠。伏生說：「我也睡覺去了，咱們一同走罷。」於是大家出去，蜂兒關了儀門。

伏准回至書房，歪在床上。勞動說：「相公吃茶麼？」伏准呆呆不語。「不然咱們倆喝幾盅酒罷？」伏准也是不言。

只見他咕咕嚕嚕將頭點，二目呆呆看粉牆。心中只想高小姐，暗將他花容玉貌細參詳：「可喜他面貌不寬又不窄，身子不短又不長，說話不緊又不慢，舉止不慌又不忙。帶笑尤如花綻蕊，生嗔恰似柳含春。看不足萬種嬌妖與窈窕，誰見過王嬙西子與夷光？但能合他諧連理，少活幾載有何妨？量小生，這等才學與品貌，堪可匹配這紅妝。眉兒也清日也秀，唇兒也紅臉兒光。溫存軟款全能夠，敢學陸賈與張郎。佳人一定憐才子，我們倆女貌郎才是一雙。可恨姑爺當年錯，一歲的姑娘著什麼忙？早早卻把人家許，耽誤我的美鸞凰。千思萬想無別策，無非是習學韓壽那一樁。」這狂生胡思亂想神不定，一隻手指指點點亂拍床。勞動看了多一會，他這裡慢慢捱身走在旁。

得手在伏准肩上輕輕拍了一下，說：「相公這個樣子，想必又是中了魔了。」伏生揚起臉來一笑，說：「你猜的不錯，我今日夢想不到見了一位絕色的佳人，所以精神恍惚，如有所失。」勞動說：「卻是何人？」伏准說：「就是今日來的夢鸞小姐。」勞動說：「這更湊巧，向太太說，叫他老作成一個絕好的姑表親，豈不是好，何用躊躇？」伏准說：「你想來不知，他是受過聘的了，自小兒許與寇翰林的公子為配。」勞動說：「我的個爺，你怎麼聰明一世，懵懂了一時，如今的世道，那裡比的上古？近來凡事都有以權達變，人說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依我看來：

成事全恁人算計，蒼天扭不過世人。小子不才獻一策，保管成就美良姻。」伏准聽說連忙問，狗奴帶笑講原因。湊至耳邊呼公子：「這小姐二八正青春。及笄詠桃桃夭句，豈不知春宵一刻值千金？自古道，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子弟村。相公姿格不露來，出在當場很像人。你再要小心著意將他哄，百般趨奉總慇懃。打聽他喜愛的長進奉，躲著他憎嫌的總不云。好似那孝子賢孫敬父母，罵著不惱打不嗔。破著工夫磨下去，日久情熟漸漸親。若是他賞你一點歡喜臉，那時節趁勢急急往裡跟。你才說，他的性格多沉靜，還有個方法記在心。把素日風流買俏全收起，裝一個和平忠厚與斯文。自古良女憐君子，從來彩鳳友麒麟。慢慢得入桃源路，那時節不難打退寇家婚。相公你說好不好，這就是成事全恁有用。」狗奴說著嘻嘻笑，喜壞了好色貪花伏士仁。

狂生大喜，一翻身起來，把勞動的腦袋一拍，說：「好小子，你真是我的智囊，我方才也是這個主意，不料不謀而合，二計相同，事成必矣。明日我先賞你二錢銀子，事成還有重賞。夜深了，咱們睡罷！可是呢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你明日黑早起來，到慎終源如此這般，告訴老任，叫他躲避躲避。」勞動答應一聲曉得。當下二人解衣就寢。

不表狂生忘想，書中再說左金童。帶酒含嗔歸秀戶，朦朧一夜到天明。慢欠香軀睜杏眼，口內長吁了一聲。青梅聽見佳人醒，輕掀錦帳進茶羹。小姐坐起嗽了口，妝台對鏡整芳容。男妝衣冠全收起，巧梳寶發綠雲峰。簪環珠翠全不帶，只有根銀鎗雕花白玉橫。素托長簪銀龍鏡，上卦東珠幾粒明。生成粉面何須粉，長就的紅唇不染紅。雙峰展翠眉梢秀，兩汪秋水眼皮重。一團正氣含聰慧，萬種嬌妍畫不成。穿一領白襯襖百花錦，罩一件薄錦兒外散素元青，係一條冰梅水墨白紋褶，露一雙粉底蓮鉤三寸弓。說甚麼沉魚落雁花含愧，講甚麼傾國傾城林下風。另一種瓊根玉質精明在，不與那人世嬌娃紅粉同。這佳人與櫛畢將茶飲，青梅女含笑開言說一聲。說：「奴婢有句衷腸話，望姑娘恕我狂愚才敢明。」小姐說：「有話只管明言講，這般小意主何情？好像我終朝怕你，說句話兒也擔驚。」青梅聞言復陪笑，悅色和容小姐稱。

說：「姑娘昨夜的酒只怕多了幾杯了。」小姐說：「果然，我也覺著有幾分醉意了，自己說的話都恍恍惚惚的好幾句不大記憶。」青梅說：「奴婢因見小姐酒上著氣，言語有些失於檢點，所以斗膽諫言：咱們主僕初到家中，尚不知夫人與伏公子怎樣居心，自古道：『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』何必顯然種仇？我看那蜂丫頭著實是個作怪的東西，借此因在太太面前一定有些閒言閒語，小姐雖然不怕，到底不如和美為高。望後看那伏公子怎樣一個行為，再作道理。就是任婆那件事，也要藏在心裡。言一出口，他無有不知，豈肯如此？豈肯坐以待死？必有一番提防。小姐素日心細如發，喜怒未嘗形於顏色，今忽如此，豈非酒多之過？姑娘看待奴婢情同骨肉，恩重如山，今有小失，奴婢們舌不言，豈復人類？望小姐三思。」小姐聽畢，連連點頭，道：「你說的是有見識的話，我定嘉納。只是方才說要審任婆的話，你不知另有一番意思，如此說來，為的是察言觀色。他們心中沒病，必無異說；如果心虛，那任婆子不敢見我。我提出這個影兒來，好找雙印的下落。心是如此，但被酒之言，說的太緊。可見這杯辣水真是亂性之物，從今再也不飲它了。」青梅說：「玉液瓊漿乃是天祿，各人的口福，豈可斷絕？不過量而飲就是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兩可之詞，最不是話。既覺其非，豈可故犯？今日與你若不遇，萬不得已之大事，我這一生再也不貪杯了。」那青梅知他的性情，也就不敢再言了。

只見梁氏走來回話說：「鄭昆叫稟姑娘：祭禮車輛都備下了，小姐多咱起身，好打發人抬盒先去。」小姐說：「吃了早飯去罷。」梁氏領命而去。小姐起身來至上房，問了母親的早安。伏准正在房中，見了小姐，忙站起來，恭恭敬敬作揖讓坐，閃在一邊，低頭下視，端顏正色，與昨晚光景大不相同。小姐也不介意。不多時擺上早膳，大家用畢，小姐就將要祭先塋的話向伏夫人說

了，伏氏說：「姑娘要去，為娘的也同你走走。」小姐說：「今日天氣有些陰涼，母親家中坐坐也罷了。」伏准說：「太太不慣勞碌，待孩兒陪妹妹去罷。」小姐說：「少時就回，這也不須勞動兄長，我帶蒼頭夫婦同去可矣。」

當下車轎齊備，小姐上了大轎，青梅、梁氏及兩個僕婦四乘小轎，鄭昆、張和、王平俱是騎馬，押著盒擔，在前引路。

出了麒麟莊一座，三里之遙快似雲。不多一時就來到，行舍門前轎落塵。僕婦掀簾請小姐，入坐吃茶用點心。佳人擺手說：「不必。先拜祠堂去上墳。」家丁奉命墳內去，擺設香花把祭禮陳。小姐下轎移蓮步，僕婦丫鬟後面跟。這小姐一邊走著抬頭看，秋波四望細留神。但只見閨牆一帶依山勢，明堂石柱配堊門。旗桿高立朱紅染，朝天石獸兩邊分。楊柳數行高百尺，蔽日遮天滿地陰。進了堊堂門朝裡走，千株松柏碧森森。翠柏參天搖鳳尾，蒼松形似老龍身。白石群獸排左右，刻字碑碣緊靠墳。象牙白石桌似玉，設到香花五鼎新。這小姐先從始祖墳頭拜，挨次兒祭奠磕頭把紙焚。然後祭奠楊誥命，佳人拜倒淚紛紛。叫了聲：「親娘呀，高夢鸞今日回家來上墳。念孩兒父在邊庭娘早去，外家扶養到如今；念孩兒滿懷的委曲誰能曉，我娘的英靈不遠定知聞。夢鸞默祝三件事，望娘親暗中保佑各隨心。第一件，天倫早早歸故里，干戈平淨罷煙塵；第二件，請示雙印生合死，孩兒也好把他尋；第三件事，夢鸞年幼多孤苦，保佑我似玉如冰無禍侵。想娘親一生才志誰能及，千萬的莫叫為兒不如人。」這小姐，越哭越痛心如碎，身後後哭壞家丁僕婦們。

那些家丁僕婦見小姐哭的慘切，又想起先夫人的好處，又因近來受姓伏的不平之氣，三事齊攻，悲怒交集，一個個跪在後面，俱各放聲大哭。直哭了個天昏地暗，哀聲不止。青梅恐小姐哭傷，與梁氏一同向前苦苦把小姐勸至行舍歇息吃茶。

坐了一回，小姐問道：「那看墳的老任為何不來見我？喚了他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王氏答應而去。去不多時，轉來回說：「王平去喚他，見他那裡鎖著門，沒在家中。此處無有鄰居，無處問他的去向。」小姐沉吟一回，復又問道：「他時常咱家走動，其為人光景怎樣？丟公子的那日，他可曾出府？」梁氏與兩個僕婦一齊說道：「丟公子之後，他還與二夫人作了幾天伴兒，聽見他啞叭小叔子病了，才家去的。素日為人慇懃小意，知輕識重，也是個向熱的心地。我們見丟公子的那幾日，二夫人啼哭，不茶不飯，他也跟著我們淚道兒不乾的。」列公，大凡世上無論男女，巧言令色，口是心非之輩，最難測度，那任婆子就是這一流人物。心比蛇蠍，口似沙糖，見人說陽話，見鬼說陰話，看風使舵，詭計百出，滿心裡要殺你，見了還是一團春風和氣。那黎素娘雖然聰明，性情忠厚，被他那一番假意虛情哄信，拿他當個好人，再也猜疑不到是他弄鬼；何況僕人下愚之材？所以鎮國府中男婦家丁，不但不疑，個個都信服他。今日小姐究問，因此這一番回答。當下小姐聞言，心中暗轉：「聽他們這話，那老婆子是個好人也未可定。」復又思道：「過耳之言，未足深信。諒他們這些蠢材也不能洞見人的肺腑，除非我自己看看才能辨出賢否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不知他什麼時候在家？」梁氏道：「他是個八隻手的人，流水介說媒接喜，那裡不去？新近又學會了瞧眼看痘，不是張家就是李家，整日的無個閒空，那裡捉他的時候呢。」小姐說：「你說與家丁們，勤來找找，他若回來時，即喚至府中見我哦。」梁氏答應一聲，吩咐出去。小姐又吃了一杯茶，起身回府。

伏准在大門以外，隨轎至中門下轎，伏准向前打躬陪笑道：「賢妹回來了？今日天氣小寒，不曾涼著麼？」小姐以禮回答，一同來至上房，見過了伏氏夫人，大家歸坐。伏准在一旁安安詳詳坐了一坐，塌著眼皮兒，躬身告退，就往前邊去了。小姐與夫人說了幾句話，也就回轉蘭室。